大智度論/卷08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大智度論

◀上一卷

卷084

下一卷▶

大智度論釋三慧品第七十之餘(卷八十四)

聖者龍樹菩薩造

後秦龜茲國三藏鳩摩羅什譯

【經】
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諸法無所為、無所作，不應分別有三乘：聲聞、辟支佛、佛乘？」

佛告須菩提：「諸法無所為、無所作，無有分別；有所為、有所作中有分別。何以故？凡夫愚人不聞聖法，著五受眾，所謂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，著檀波羅蜜，乃至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是人念有是色、得是色，乃至念有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、得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是菩薩作是念：『我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我當度眾生生死。』須菩提！我以五眼觀，尚不得色乃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是狂愚人無目，而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、度脫眾生生死！」
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佛以五眼觀不見眾生生死中可度者，今世尊云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分別眾生有三聚：正定、邪定、不定？」

「須菩提！我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初不得眾生三聚：若正定、若邪定、若不定。須菩提！以眾生無法有法想，我以除其妄著，世俗法故說有得，非第一義。」

「世尊！非住第一義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？」

佛言：「不也！」

「世尊！住顛倒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？」

佛言：「不也！」

「世尊！若不住第一義中得，亦不住顛倒中得，將無世尊不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？」

佛言：「不也！我實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無所住若有為相、若無為相。須菩提！譬如佛所化人不住有為相、不住無為相，化人亦有來有去、亦坐亦立。須菩提！是化人若行檀波羅蜜，行尸羅波羅蜜、羼提波羅蜜、毘梨耶波羅蜜、禪波羅蜜、般若波羅蜜，行四禪、四無量心、四無色定、五神通，行四念處乃至行八聖道分，入空三昧、無相三昧、無作三昧，行內空乃至無法有法空，行八背捨、九次第定，佛十力、四無所畏、四無礙智、大慈大悲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轉法輪。是化人化作無量眾生，有三聚。須菩提！於汝意云何？是化人有行檀波羅蜜，乃至有三聚眾生不？」

須菩提言：「不也！」

「須菩提！佛亦如是，知諸法如化，如化人度化眾生，無有實眾生可度。如是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如佛所化人行。」
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一切法如化，佛與化人有何等差別？」

佛告須菩提：「佛與化人無有差別。何以故？佛能有所作，化人亦能有所作。」

「世尊！若無佛，化獨能有所作不？」

佛言：「能有所作。」

須菩提言：「世尊！云何無佛，化能有所作？」

「須菩提！譬如過去有佛名須扇多，為欲度菩薩故，化作佛已，而自滅度；是化佛住半劫作佛事，授應菩薩行者記已，滅度；一切世間眾生知佛實滅度。須菩提！化人實無生無滅。如是，須菩提！菩薩行般若波羅蜜，當信知諸法如化。」

「世尊！若佛、佛所化人無差別者，云何令布施清淨？如人供養佛，是眾生乃至無餘涅槃，福德不盡；若供養化佛，是人乃至無餘涅槃，福德亦應不盡耶？」

佛告須菩提：「佛以諸法實相故，與一切眾生天及人作福田；化佛亦以諸法實相故，與一切眾生天及人作福田。」

佛告須菩提：「置是化佛及於化佛所種福德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但以敬心念佛，是善根因緣，乃至畢苦，其福不盡。須菩提！置是敬心念佛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但以一華散虛空中念佛，乃至畢苦，其福不盡。須菩提！置是敬心念佛、散華念佛，若有人一稱南無佛，乃至畢苦，其福不盡。如是，須菩提！佛福田中種其福無量。以是故，須菩提！當知佛與化佛無有差別，諸法法相無異故。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應如是行般若波羅蜜，入諸法實相中。是諸法實相不應壞，所謂般若波羅蜜相，乃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相。」
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諸法實相不應壞，佛何以故壞諸法相，言是色，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是內法、是外法，是善法、是不善法，是有漏、是無漏，是世間、是出世間，是有諍法、是無諍法，是有為法、是無為法等？世尊！將無壞諸法相？」

佛告須菩提：「不也！以名字相故示諸法，欲令眾生解；佛不壞諸法法相。」
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以名字相故說諸法令眾生解；世尊！一切法無名無相，云何以名相示眾生欲令解？」

佛告須菩提：「隨世俗法有名相，實無著處。須菩提！如凡夫說苦，著名、隨相；須菩提！諸佛及弟子不著名、不隨相。須菩提！若名著名、相著相，空亦應著空，無相亦應著無相，無作亦應著無作，實際應著實際，法性應著法性，無為性應著無為性。須菩提！是一切法但有名相，是法不住名相中。如是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但名相中住，應行般若波羅蜜，是名相中亦不應著！」

「世尊！若一切有為法但名相者，菩薩摩訶薩為誰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受種種勤苦——菩薩行道時，布施、持戒、行忍辱、勤精進、入禪定、修智慧，行四禪、四無量心、四無色定、四念處乃至八聖道分，行空行、無相行、無作行、佛十力乃至具足大慈悲？」

佛言：「如須菩提所說，若一切有為法但名相者，菩薩摩訶薩為誰故行菩薩道？須菩提！若有為法但名相等，是名相、名相相空。以是故，菩薩摩訶薩行菩薩道得一切種智；得一切種智已，轉法輪；轉法輪已，以三乘法度脫眾生。是名相，亦無生、無滅、無住異。」

爾時，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世尊說一切種智？」

佛告須菩提：「我說一切種智。」

須菩提言：「佛說一切智、說道種智、說一切種智，是三種智有何差別？」

佛告須菩提：「薩婆若是一切聲聞、辟支佛智，道種智是菩薩摩訶薩智，一切種智是諸佛智。」
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何因緣故，薩婆若是聲聞、辟支佛智？」

佛告須菩提：「一切名所謂內外法，是聲聞、辟支佛能知，不能用一切道、一切種智。」

須菩提言：「世尊！何因緣故，道種智是諸菩薩摩訶薩智？」

佛告須菩提：「一切道，菩薩摩訶薩應知：若聲聞道、辟支佛道、菩薩道，應具足知；亦應用是道度眾生，亦不作實際證。」
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佛說菩薩摩訶薩應具足諸道，不應以是道實際作證耶？」

佛告須菩提：「是菩薩未淨佛土、未成就眾生，是時不應實際作證。」
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菩薩住道中，應實際作證？」

佛言：「不也！」

「世尊！住非道中，實際作證？」

佛言：「不也！」

「世尊！住道非道，實際作證？」

佛言：「不也！」

「世尊！住非道亦非非道，實際作證？」

佛言：「不也！」

「世尊！菩薩摩訶薩住何處，應實際作證？」

佛告須菩提：「於汝意云何？汝住道中，受諸法故，漏盡得解脫不？」

須菩提言：「不也！世尊！」

「汝住非道，漏盡得解脫不？」

「不也！世尊！」

「汝住道非道，漏盡得解脫不？」

「不也！世尊！」

「汝住非道亦非非道，漏盡得解脫不？」

「不也！世尊！我無所住，不受諸法，漏盡心得解脫。」

佛告須菩提：「菩薩摩訶薩亦如是，無所住，應實際作證。」

須菩提言：「世尊！云何為一切種智相？」

佛言：「一相故名一切種智，所謂一切法寂滅相。復次，諸法行類、相貌、名字顯示說，佛如實知。以是故名一切種智。」
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一切智、道種智、一切種智，是三智結斷有差別、有盡、有餘不？」

佛言：「煩惱斷無差別；諸佛煩惱習一切悉斷，聲聞、辟支佛煩惱習不悉斷。」

「世尊！是諸人不得無為法得斷煩惱耶？」

佛言：「不也！」

「世尊！無為法中可得差別不？」

佛言：「不也！」

「世尊！若無為法中不可得差別，何以故說是人煩惱習斷、是人煩惱習不斷？」

佛告須菩提：「習非煩惱。是聲聞、辟支佛身口有似婬欲、瞋恚、愚癡相，凡夫愚人為之得罪。是三毒習，諸佛無有。」
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道無法，涅槃亦無法，何以故分別說是須陀洹、是斯陀含、是阿那含、是阿羅漢、是辟支佛、是菩薩、是佛？」

佛告須菩提：「是皆以無為法而有分別是須陀洹、是斯陀含、是阿那含、是阿羅漢、是辟支佛、是菩薩、是佛。」

「世尊！實以無為法故分別有須陀洹乃至佛？」

佛告須菩提：「世間言說故有差別，非第一義，第一義中無有分別說。何以故？第一義中無言說道，斷結故說後際。」

須菩提言：「世尊！諸法自相空中，前際不可得，何況說有後際！」

佛告須菩提：「如是！如是！諸法自相空中，無有前際，何況有後際！無有是處！須菩提！以眾生不知諸法自相空故，為說是前際、是後際；諸法自相空中，前際、後際不可得。如是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應以自相空法行般若波羅蜜。須菩提！若菩薩行自相空法，則無所著：若內法、若外法，若有為法、若無為法，若聲聞法、若辟支佛法、若佛法。」
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常說般若波羅蜜，般若波羅蜜以何義故名般若波羅蜜？」

佛言：「得第一度，一切法到彼岸，以是義故名般若波羅蜜。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諸佛、菩薩、辟支佛、阿羅漢用是般若波羅蜜得度彼岸，以是義故名般若波羅蜜。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分別、籌量破壞一切法，乃至微塵，是中不得堅實，以是義故名般若波羅蜜。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諸法如、法性、實際皆入般若波羅蜜中，以是義故名般若波羅蜜。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是般若波羅蜜無有法若合若散、若有色若無色、若可見若不可見、若有對若無對、若有漏若無漏、若有為若無為。何以故？是般若波羅蜜無色、無形、無對，一相所謂無相。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是般若波羅蜜能生一切法、一切樂說辯、一切照明。須菩提！是般若波羅蜜，魔若魔天、求聲聞、辟支佛人及餘異道梵志、怨讎惡人不能斷壞菩薩行般若波羅蜜。何以故？是人輩，般若波羅蜜中皆不可得故。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應如是行般若波羅蜜義。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欲行深般若波羅蜜義，應行無常義、苦義、空義、無我義，亦應行苦智義、集智義、滅智義、道智義、法智義、比智義、世智義、他心智義、盡智義、無生智義、如實智義。如是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為般若波羅蜜義故，應行般若波羅蜜。」
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是深般若波羅蜜中，義與非義皆不可得，云何菩薩為深般若波羅蜜義故應行般若波羅蜜？」

佛告須菩提：「菩薩摩訶薩為深般若波羅蜜義故，應如是念：『貪欲非義，如是義不應行；瞋恚、愚癡非義，如是義不應行；一切邪見無義，如是義不應行。』何以故？三毒如相，無有義、無有非義；一切邪見如相，無有義、無有非義。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應作是念：『色非義、非非義，乃至識非義、非非義，檀波羅蜜乃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非義、非非義。』何以故？須菩提！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，無有法可得——若義、若非義。須菩提！有佛、無佛，諸法法相常住，無有是義、無有非義。如是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應離義、非義。」
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何以故般若波羅蜜非義、非非義？」

佛告須菩提：「一切有為法無作相，以是故，般若波羅蜜非義、非非義。」

「世尊！一切賢聖，若佛、若佛弟子，皆以無為為義，云何佛言般若波羅蜜無有義、非義？」

佛言：「雖一切賢聖，若佛、若佛弟子，皆以無為為義，亦不以增、亦不以損。須菩提！譬如虛空如，不能益眾生、不能損眾生；如是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般若波羅蜜無有增、無有損。」

「世尊！菩薩摩訶薩不學無為般若波羅蜜得一切種智耶？」

佛言：「如是！如是！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學是無為般若波羅蜜，當得一切種智，不以二法故。」

「世尊！不二法能得不二法耶？」

佛言：「不也！」

須菩提言：「二法能得不二法耶？」

佛言：「不也！」

須菩提言：「世尊！菩薩摩訶薩若不以二法、亦不以不二法，云何當得一切種智？」

「須菩提！無所得即是得，以是得無所得。」

【論】

釋曰：

須菩提復問世尊：「若一切法無作、無起相，云何分別有三乘？」

佛可其意，更說因緣：凡夫人未得道，著五眾故，亦著是空、無作、無起法故生疑：「云何分別有三乘？」汝已得道，不著五眾，亦不著空、無作、無起，云何生疑？佛此中自說因緣：「我以五眼尚不得色等諸法，狂人無眼而欲得！」

須菩提問：「若無法、無眾生，云何說有三聚眾生？」

佛答：「我觀眾生一聚不可得，云何有三？但為欲破顛倒故，分別有三：能破顛倒者名正定；必不能破顛倒者是邪定；得因緣能破，不得則不能破，是名不定。皆以世俗法故說，非最第一義。」

問曰：

佛實住第一義中得道，何以答須菩提言「不」？

答曰：

須菩提為新發意著者故問，是故佛言「不」。何以故？顛倒有法中尚不可住，何況第一義無所有中住！

是故須菩提疑：「若二處不住，將無世尊不得正覺耶？」

佛答：「實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道，但無所住。有為性虛誑不實，無為性空無所有，故不可住。」

此中佛欲明了是事故，說化佛譬喻：「如化佛不住有為性、不住無為性，而能來去說法。」

問曰：

化人來去說法可爾，云何能行檀波羅蜜等？

答曰：

不言化人能實行，眾生眼見似有所行。

是化事，如經中說，乃至「須扇多」。

須菩提意已信伏，種種因緣，化佛、真佛等無異，今猶少疑，問佛：「若無分別者，供養真佛，乃至無餘涅槃，福故不盡，供養化佛亦爾不？」

佛答：「供養化佛、真佛，其福不異。何以故？佛得諸法實相故，供養，福無盡；化佛亦不離實相故，若供養者心能不異，其福亦等。」

問曰：

化佛無十力等諸功德，云何與真佛等？

答曰：

十力等諸功德皆入諸法實相；若十力等離諸法實相，則非佛法，墮顛倒邪見。

問曰：

若爾，真、化中定有諸法實相者，何以言「惡心出佛身血得逆罪」，不說化佛？

答曰：

經中但說「惡心出佛身血」，不辯真、化。若供養化佛得具足福者，惡心毀謗亦應得逆罪。惡人定謂化佛是真而惡心出血，血則為出，便得逆罪。

問曰：

若爾者，毘尼中何以言「殺化人不犯殺戒」？

答曰：

毘尼中皆為世間事、攝眾僧故結戒，不論實相。何以故？毘尼中有人、有眾生，逐假名而結戒，為護佛法故，不觀後世罪多少。有後世罪重、戒中便輕，如道人鞭打殺牛羊等，罪重而戒輕。讚歎女人，戒中重、後世罪輕。殺化牛羊，則眾人不嫌、不譏、不論，但自得心罪；若殺真、化牛羊，心不異者，得罪等。然制戒意，為眾人譏嫌故為重。是故經中說：「意業最大，非身、口業。」如人大行布施不及行慈三昧；行慈三昧，眾生無所得，而自得無量福。邪見斷善根人，不惱眾生而入阿鼻地獄。是故供養化佛、真佛，以心等故，其福不異。

復次，此中佛說：「置是化佛光相具足，有人見石泥像等，慈心念佛，是人乃至畢苦其福不盡。」

佛言：「復置泥像，若有恭敬心，雖不見佛像，念佛故，以華散空中，其福亦得畢苦。復置散華，但一稱南無佛，是人亦得畢苦其福不盡。」

問曰：

云何但空稱佛名字，便得畢苦其福不盡？

答曰：

是人曾聞佛功德，能度人老、病、死。若多若少供養及稱名字，得無量福，亦至畢苦不盡。是故福田無量故，雖濡心布施，其福亦無盡。

如是種種因緣譬喻故，真佛、化佛無異；於佛福田供養者，其福無量，以一切法實相無別無異故。

爾時，須菩提問佛：「世尊！若諸法實相無壞故二佛無異，今佛分別說諸法——是色，是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乃至是有為、是無為法，將無壞諸法相耶？」

佛答：「須菩提！佛雖種種分別說諸法，但以言說欲令眾生得解，心無所著。」

若二佛共語，不應說諸法名字。以眾生無及佛者，欲牽引令解故，說「是善、是惡」。如《法華經》說火宅，以三乘引出諸子。但以名相說諸法，不壞第一義。

須菩提問：「雖以名相為眾生說，無有實事，將無虛妄耶？」

佛答：「聖人隨世俗言說，於中無有名相著處。」

佛此中自說因緣：如凡夫說苦，著名、取相；諸佛及弟子口說苦而心不著；若著，不名苦聖諦。苦諦即是名相等，無有定實；凡夫著者亦是名相，無有定實，云何空名相中著空名相？若空名相中著名相者，空亦應著空，無相亦應著無相，無作亦應著無作，乃至無為性亦應著無為性。是法皆如凡夫苦諦相，但有名相；名相亦不住名相中。菩薩入是名相等諸法門中，住是名相般若中，應觀一切法無有實。

須菩提問：「若一切法但有名相，菩薩為何等故發心？」如經中說。

佛答：若一切法但有名相者，名相中名相亦空，是法皆畢竟空，入如、法性、實際中；是故菩薩能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乃至能以三乘度眾生。若諸法有定實、非名相者，即是無生滅；無生滅故，無苦、無集、無盡、無道，云何以三乘度眾生？若諸法但是空名相、無實者，亦無生滅；無生滅故，無苦、集、盡、道，亦云何可度？今菩薩知一切法名相等空，則離世間顛倒；亦知名相空，亦離名相空。如是離有離無、處中道，能度眾生。佛意：菩薩行是中道般若，得一切種智。

爾時，須菩提欲難故，先定佛語，乃問：「世尊說一切種智耶？」

佛言：「我說一切種智。」

復問：「佛常說三種智，三種智有何差別？」

佛答：「薩婆若是聲聞、辟支佛智。」何以故？一切名內外十二入，是法，聲聞、辟支佛總相知，皆是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等。

「道種智，是諸菩薩摩訶薩智。」道有四種：一者、人天中受福樂道，所謂種福德；并三乘道為四。菩薩法，應引導眾生著大道中；若不任入大道者，著二乘中；若不任入涅槃者，著人天福樂中，作涅槃因緣。世間福樂道，是十善、布施諸福德；三十七品是二乘道；三十七品及六波羅蜜是菩薩道。菩薩應了了知是諸道。菩薩以佛道自為、為人，以餘三道但為眾生是菩薩道種智。

須菩提問：「何以道種智為菩薩事？」

佛答：「菩薩應具足一切道，以是道化眾生。雖出入是道，未教化眾生、淨佛國土而不取證；具足是事已，然後坐道場乃取證。是故，須菩提！道種智是菩薩事。」

須菩提復問：「是菩薩住何處實際作證？」

須菩提意：若住道中作證，是事不然，有二過故：

一者、有結使人不應有畢竟清淨正智；若有，則與佛無異；若異者，有煩惱習氣故應有錯謬。二者、一切有為法皆是虛誑，和合故有，假名，無有定實。

是故佛言：「不也！」

若住「道」中尚不得，何況「非道」！「道非道」，亦有二過故。「非道非不道」，以著心取相故，亦言「不也！」

爾時，須菩提意或作是念：「佛所得道甚深，不可得底。」是故復問：「菩薩住何處實際作證？」

佛反問須菩提。

問曰：

佛何以故不直答而反問須菩提？

答曰：

須菩提自於所得道中了了無或，貴尚佛所證故，四句戲論，如有著心不了故問；是故佛以須菩提所得證反問：「汝得道時住四句中得證耶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！我無所住而得漏盡。」

「汝以無所住而心得解脫，當知菩薩摩訶薩亦如是，不住四句而證實際。」是故佛反問。

復有人言：四種答中，是名反問答。

問曰：

須菩提住金剛三昧，心得解脫，云何言「不住道中」？

答曰：

住名取相，定有是法；是人更求無為勝法故，不名為住有為法，為不用故，不於中住。

復有人言：住是名相凡夫法中，便有分別是金剛，是解脫。得無相法，則無所分別。

佛為無相法故，反問須菩提：「汝不應以名相故問，汝不應以名相為難。」

一切種智是佛智。一切種智名一切三世法中通達無礙，知大小、精麁，無事不知。

佛自說「一切種智」義，有二種相：一者、通達諸法實相故寂滅相。如大海水中風不能動，以其深故波浪不起；一切種智亦如是，戲論風所不能動。二者、一切諸法可以名相文字言說，了了通達無礙。攝有、無二事故名「一切種智」。

有人言：十力、四無所畏、四無礙法、十八不共法，盡是智慧相，和合名為一切種智。

復有人言：金剛三昧次第得無礙解脫故，若大小、近遠、深淺、難易，無事不知。

如是等種種無量因緣，名一切種智。

須菩提聞是已，問佛：「智慧故有上、中、下分別，煩惱斷復有差別不？」

佛言：「無差別。」斷時有差別，斷已無差別；譬如刀有利鈍，斷時有遲速，斷已無差別。如來煩惱及習都盡；聲聞、辟支佛但煩惱盡，而習氣有餘。

須菩提問佛：「世尊！三種斷，是有為、是無為？」

佛答：「皆是無為。」

復問：「世尊！無為法中可得差別不？」

佛答：「是法無相、無量，云何可得差別？」

復問：「世尊！若無差別，云何說是斷中有餘、是斷中無餘？」

「須菩提！是習，不名真煩惱。」

有人雖斷一切煩惱，身、口中亦有煩惱相出；凡人見聞是相已，則起不清淨心。譬如蜜婆私詫阿羅漢，五百世在獼猴中，今雖得阿羅漢，猶騰跳樹木，愚人見之即生輕慢：「是比丘似如獼猴！」是阿羅漢無煩惱心而猶有本習。又如畢陵伽婆蹉阿羅漢，五百世生婆羅門中，習輕蔑心故，雖得阿羅漢，猶語恒水神言：「小婢！止流！」恒神瞋恚，詣佛陳訴；佛教懺悔，猶稱「小婢」。如是等身、口業煩惱習氣，二乘不盡。

佛無如是事。如一婆羅門惡口，一時以五百事罵佛，佛無慍色；婆羅門心乃歡喜，即復一時以五百善事讚歎於佛，佛亦無喜色。當知佛煩惱習氣盡故，好、惡無異。又復佛初得道，實功德中出好名聲充滿十方，唯佛自知；而孫陀梨梵志女，殺身謗佛，惡名流布。佛於此二事，心無有異，亦不憂喜。又入婆羅門聚落中，空鉢而出；天人種種供養。又復三月食馬麥；釋提桓因恭敬，以天食供養。阿羅婆伽林中，棘刺寒風，佛在中宿；又於歡喜園中，在天白寶石上，柔濡滑澤，又敷天臥具。於此好惡事中，心無憂喜。又提婆達瞋心以石堆佛，羅睺羅敬心合手禮佛；於此二人，其心平等，如愛兩眼。如是等種種干亂，無有異想；譬如真金，燒磨鍛截，其色不變。佛經此眾事，心無增減，是故可知諸佛愛恚等諸煩惱習氣都盡。

須菩提意：「若諸法實相中，若道、若涅槃無所有；若無所有，何以分別是須陀洹乃至辟支佛習氣未盡、佛習氣盡？」

佛言：「三乘聖人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。」雖因無為有差別，而有為法中可得說。

須菩提欲定佛語，故問：「世尊！實以無為法故有差別耶？」

佛答：「世俗法語言名相故可分別，第一法中無分別。何以故？第一義中一切語言道斷，以一切心所行斷故。但以諸聖人結使斷故，說有後際。」後際者，所謂無餘涅槃。

須菩提問：「世尊！諸法自相空故，前際不可得，何況後際！」何以故？因前際故有後際。

佛可其意，以眾生不知諸法自相空故，說是前際、是後際；自相空諸法中，前、後際不可得。何以故？若先有生，則後有老死；若離老死有生，是則不死而生，是生無因無緣；若先老死後有生者，不生云何有老死？先後既不可得，一時亦不可得，以是故說：「自相空法中，無有前後際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！須菩提！菩薩應以自相空法行般若，內外法乃至佛法不著故。」

問曰：

上來常說般若波羅蜜相，今何以更問？

答曰：

不但問相，人常說般若波羅蜜，般若波羅蜜以何義故名般若。

佛言：「以第一度，一切法到彼岸，名般若波羅蜜。」

第一度者，聲聞人以下智度；辟支佛以中智度；菩薩以上智度，故名第一度。

復次，煩惱有九種，上、中、下各有三品。智慧亦有九種：下下智慧從鈍根須陀洹來，乃至上下是第一聲聞舍利弗等；上中是大辟支佛；上上是菩薩。以上上智慧度，故名第一度。

聲聞、辟支佛但總相度，於別相少；菩薩一切法總相、別相皆了了知，故名第一度。

復次，菩薩度時，智慧遍滿可知法中；二乘人可知法中不能遍滿。是故名第一度。

復次，第一度者，大乘福德、智慧、六波羅蜜、三十七品具足滿，故安隱度。又十方諸佛、大菩薩、諸天皆來佐助，安隱得度。如人乘七寶船，牢治行具，上有種種好食、有好導師，遇隨意好風，則為好度；若人乘草栰度恐怖，不名好度。

復次，佛說：「三乘人以是般若波羅蜜度到彼岸涅槃，滅一切憂苦，以是義故，名般若波羅蜜。」

復次，是般若波羅蜜中，一切法，內外、大小，思惟、籌量、分別、推求，乃至如微塵，不得堅實。既到微塵，則不可分別；心心數法，乃至一念中，亦不可分別。是般若波羅蜜中，心、色二法破壞，推求不得堅實。以是義故，名般若波羅蜜。

復次，般若名慧，波羅蜜，到彼岸。彼岸名盡一切智慧邊。智慧名不可破壞相，不可破壞相即是如、法性、實際，以其實故不可破壞。是三事攝入般若中故，名為般若波羅蜜。

復次，般若波羅蜜，無有法與法有合有散，畢竟空故。「是般若無色、無形、無對，一相，所謂無相」，是義如先說。

如是等種種因緣，故名般若義。

今當說般若力，所謂般若能生一切智慧、禪定等諸法；能生一切樂說辯才；以般若力故演說一句，種種莊嚴窮劫不盡；星宿日月不能照處，般若能照，能破邪見、無明黑闇故。

魔若魔人、求聲聞辟支佛人、外道、惡人所不能壞。何以故？菩薩行般若，此諸惡人於般若中皆不可得故。

復次，若行者一心信受、諷誦，諸惡不能得便，何況正憶念、如說行！如是，須菩提！菩薩應行般若義。

般若義者，所謂無常義，苦、空、無我義，四諦智、盡智、無生智、法智、比智、世智、知他心智、如實智義故，應行般若。是般若如大海有種種寶物，或大、或小，唯一是如意寶；般若波羅蜜亦有種種諸智慧寶——無常等四聖行、十智，唯有如實智如如意寶。

問曰：

如先品說：「若常、若無常等行，不名行般若波羅蜜。」今何以言「行無常等義故，應行般若波羅蜜」？

答曰：

我已先答，無常有二種：若著心，戲論無常，是不名行般若；若以無著心，不戲論無常，為破常倒，又不自生著心，是名行般若。

問曰：

三藏中但有十智，此中何以有如實智？

答曰：

是故名大乘！大法能受小法，小不能受大。

問曰：

十智各各有體相，如實智有何等相？

答曰：

有人言：能知諸法實相，所謂如、法性、實際，是名如實智相。

佛此中說：「如實智唯是諸佛所得。」何以故？煩惱未盡者猶有無明故，不能知如實。二乘及大菩薩習未盡故，不能遍知一切法、一切種，不名如實智；但諸佛於一切無明盡無遺餘故，能如實知。

問曰：

若除佛更無如實知者，二乘云何得涅槃、大菩薩得無生忍？

答曰：

如實智有二種：一者、遍滿具足，二者、未具足。具足者，佛；不具足者，二乘及大菩薩。譬如闇室中，為有所作故然燈，所為已辦；後來燈，其明益增。黑闇有二分：一分，初燈已除；第二分，後燈所除。第二分闇與初燈明和合；若不爾，第二燈則無所用。如是，二乘及大菩薩智慧雖已破無明，佛智慧所除無明分是諸人所不能除。不得言初燈無

照。如是，不得言二乘及菩薩智慧是遍如實智。遍如實智，是佛；但如實智，二乘及菩薩所共。

爾時，須菩提問佛：「世尊！若深般若中義、非義不可得，云何言『菩薩為深般若義故行般若』？」

佛答：貪欲等煩惱非義不應行者，諸法有三分：貪欲等諸煩惱是非義；六波羅蜜等諸善法是義；色等法，無記故，非義非非義。若人於煩惱及行煩惱者中，生怨憎心；於六波羅蜜等諸善法及行善法者中，生愛念心；於色等無記法及行無記法者中，即生癡心。如經中說：「凡人得受樂時生貪心，受苦時生瞋心，受不苦不樂時生癡心。」是故說：「菩薩應作是念：『欲貪等非義，不應念以為非。』」如經廣說。此中自說因緣：「惡法、善法、無記法，一如相，無有義、非義，如相無二無分別故。」

復次，佛得道時，不見一法若義、若非義。

諸法實相，有佛無佛常住，不作義、非義。若如是知，即是義；但破分別心故，說：「義、非義不應行。」

「如是，須菩提！菩薩應行是離義非義般若波羅蜜。」

須菩提復問：「何緣故般若非義非非義？」

佛答：「一切法無作無起相故無所能作，云何般若波羅蜜作義以非義？」

須菩提復問：「世尊！若一切諸佛及弟子皆以無為法為義，佛何以說般若波羅蜜不能作義以非義？」

佛答：「一切聖人雖以無為法為義，不作義以非義，無增無損故。」

此中說譬喻：「如虛空如不能益眾生、不能損眾生，虛空無法故，無有義以非義，何況虛空如！」虛空雖無法，一切世間因虛空故得有所作；般若波羅蜜亦如是，雖無相、無為，而因般若能行五波羅蜜等一切佛道法。以著心故，說「般若無義非義」；無著心故，說「第一實義」。以世諦故說言義，第一義中無有義。

復次，般若有二種：一者、有為，二者、無為。學有為般若，能具足六波羅蜜，住十地中；學無為般若，滅一切煩惱習，成佛道。

今須菩提問佛：「世尊！菩薩學無為般若，得一切智，云何言無義？」

佛答：「雖得薩婆若，不以二法故得。」分別取相者，是名二法。

復問：「不二法能得不二法耶？」

佛答：「不也！」何以故？不二法即是無為；無為無有得不得相，是無為法不可行故。

復問：「若以不二法不得，可以二法得不二法不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！」何以故？二法虛誑不實故，云何行不實而得實法？

復問：「世尊！若不以二、不以不二，云何當得一切種智？」

佛答：「無所得即是得。」

此中二、不二，即是無分別，皆無所得。是無所得，不以有所得為行。雖行有為法得是無所得，心不取相故無所得。何以故？與空、無相、無作合行故。

大智度論卷第八十四